

# 洋人吴三桂

电线的出现时间就更好了”。在他看来，照片里的每个细节都是门学问，“永远学不完的”。

熟识吴三桂的朋友都说他太像文人，而不像个商人，因为每当他与顾客聊得兴起就没有底线地给人优惠，并坚持不给黑白两色的日历加上彩色封皮，因为“那就不是历史了”。在朋友的再三建议下，三桂才勉强同意在店里进了点花花绿绿的笔记本，以增加收入维持运营，但他总是忍不住念叨：“这些是垃圾。”

这位几乎看过老舍所有作品的洋小伙子，一直希望制作一本连环画，从第一页翻开去是百年前的长辫子、裹脚……一直画到今天的北京。

如今，三桂已经彻底融入了北京的生活。他习惯用餐时叫上一碗米饭；习惯每周四买一份《南方周末》；还习惯跟人开个中国式的玩笑——当被问到他会不会一直收集老照片时，他指着夹克上的安踏标志说：“哈哈，永不止步。”

在刚刚过去的春节，吴三桂也加入了地坛庙会的练摊队伍。

当庙会进入最后一天，所有的摊位都在寒风中大甩卖，旁人也劝吴三桂赶紧将老照片翻印的台历甩出去，不然就该砸到自己手里了。

但三桂坚持不肯。他说：“这是历史，可以不卖，但不能贱卖。”

口流利的汉语为荣，经常念错音调的他却梦想用中文写作；当然，最特别的是他还给自己起了个扎眼的名字——吴三桂。“根据史实，吴三桂并没有背叛明朝，所以他并不能算作叛国贼。”他颇为严肃地纠正道。这个名字就代表着他的历史观。

自从办起了“北京卡片”，三桂的史家情怀就染上了童话色彩，既是谋生，更是谋乐。三桂至今还没女朋友，如果你问他那些老照片意味着什么，他八成会大笑地告诉你：“就像很多的陈圆圆。”

的确，这个洋小伙子于这些老照片，绝对配得上一个“痴”字，为了使每张照片的历史背景“更准确一点”，他走访了很多胡同里的老人，那本著名的《城记》已经被他翻得“记不清多少次了”，书的作者王军也早已被他的“邮件攻势”俘虏成座上宾。

正是这种严谨的学习态度让吴三桂练就了一手绝活：他可以通过老照片中建筑的材料是木头还是水泥，街道上是否存有轨道或人力车来判断画面的详细年份。然而这点知识远远不够，“要是能知道

大鼻子都能给出精确的解释。

有一回，一位“正黄旗”抽出一张老北京火车站的照片“讨教”。吴三桂坚称：“这肯定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老火车站，它当时还在钟楼的北边，1949年后，为了修地铁，它才被整个平移到南边去的。”“正黄旗”立马竖起大拇指，撂下一句：“这个老外，我服了！”

不过，迎进门的，也不都是夸奖。小伙子胡子拉碴，眼窝深陷，加上鼻音中那降不下的三声，愣是被一位顾客误认为“冒充老外搞文化产业”的新疆人，反正“不可能是外国人”。

三桂笃定他和中国的缘分是“童话般的”。从第一次读到安徒生笔下那个玩赏夜莺的皇帝开始，他就很好奇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。家人告诉他“在地球上挖一个最深的坑，爬到坑的尽头就到了”。1997年，他终于来到北京，从此，彻底迷上了那些“长长的灰灰的胡同”。

在哥本哈根大学攻读中文时，三桂就意识到自己和同学们“不大一样”：别人爱学中国相声，他却愿意在王小波的文章里“观察中国青年一代”；朋友以说好一



## 实习生 林衍

一个自取名“吴三桂”的丹麦小伙子，跑欧洲的拍卖会，扎北京的潘家园，收藏着百年来流落海内外的中国老照片，在北京南锣鼓巷开了家叫“北京卡片”的小店。

小店区区7平方米，却有个不小的“潜规则”：进来的顾客可以不买，但不能不听。这个丹麦小伙子常常捧着一沓子老照片惹人“侃侃大山”。从被破坏的正阳门，到小猪乱跑的珠市口，再到前门大街前的骆驼队，历史顷刻间就在爽朗的交谈中抖落了尘埃。讲到激动处，他还会“啪”地一声将照片拍在橱柜上，打一个响指，道：“嘿，有意思吧。”

除了“东四牌楼长得都一样，实在分不清方向外”，几乎所有的照片，这个